



「太空科學核子物理學」

與

佛理的印證」自序

馮馮

我們的小宇宙並不是唯一的宇宙，我們的世界不是大宇宙中唯一的世界，我們也不會是大宇宙中唯一的人類！

猶太教與基督教兩千年來，堅持地球是唯一有人類的星球，人類和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古老的舊約「創世紀」說：上帝在七日之內創造了世界天地、日月、光和暗、水和陸、動物和植物、晝和夜、亞當和夏娃。

中國儒家思想說「天無二日」、「天圓地方」。

佛陀釋迦牟尼在大約兩千五百年前講經，指出天有無數層次，三十三天以上還有更多的天，世界之外還有無窮的世界，有無數的各種衆生。詳見阿含經內的起世經、起世因本經、大樓炭經、泥犍經、七日經等數百萬字。阿含經是佛滅後，衆弟子第一次結集，共推經常隨侍在佛陀左右的阿難尊者，整理佛語編成此經，是第一手資料，爲佛教最基本的經典。經內的各分卷可說是綜合宇宙學、太空學及物理學之大成，被視爲佛教的創世紀。佛陀開示：宇宙萬物都是因緣業力而自然發生的，並非由任何人或神所創造，又指示出宇宙世界「此生彼滅」「此滅彼生」，不斷在

生滅循環，經歷「成、住、壞、空」過程，又回到成住壞空。佛陀指示，在我們周圍就有一千個日月之多。

在阿含經的將近五百萬字記載中，佛陀不時詳細解說超級宇宙的構成，很不幸地，中國大乘佛教的講經法師歷來都不講阿含經，尤其不重視佛陀開示的宇宙學。一些法師視阿含經爲小乘經典，而頗有輕視之意；殊不知，諸經都從阿含出，佛理是包含宇宙學在內的綜合學問，佛理的一切哲理與玄理，都與宇宙學及宇宙真理相通。若不研究宇宙物理，是不太容易瞭解佛理的。先研究宇宙學，漸次進入佛理，許多難解的佛理奧義就會迎刃而解了。佛陀所以先講宇宙學，講了幾百萬字，然後才進入佛理、哲學、因明學等等，自有其道理的。一般大乘學者，却不願先去研讀阿含經。未先奠基，就跳往大般若經，法華經等等；甚至有些學人，連經也不看，一開始就從「中論」「百論」入手；更有人連任何佛經都不看，就從「六祖壇經」入手；更有人連壇經都未看過，就從「禪語公案」之類去研究「禪」，越講越玄，也越來越墮入迷霧之中，這些都等於是在半空中砌樓。

我個人認為，研究佛學，應該先從最基本的阿含經諸卷開始入手。先從阿含經認識宇宙學及宇宙物理，次從阿含經瞭解佛理的基本觀念、基本哲理，以及最重要的戒行與修行方法，先自度然後可以度人。

現代天文學與宇宙學的許多新發現，越來越接近佛教的宇宙學，固然不能說佛學就是現代宇宙學，更不可說佛學就可以取代現代科學，也不能以「佛經早就說過了！」這句話來抹殺現代科學的成就，現代科學也有很多發現是佛經所未能詳確記載的。宇宙萬物永遠在變動，瞬息萬變，佛陀說法時代，距今已兩千五、六百年之久，宇宙不知變化了多大！那時候的宇宙現象，有些變化較少，有些今日已經變化，有些已不存在。所以不能說，今天或明天的科學發現，凡是不符合佛經的就是否定的證據；也不能期望佛經的宇宙學，與現代的宇宙學完全百分之百吻合一致；更不能說，佛學可以取代今日明日的科學教科書。反過來說，今日的科學教科書與哲學，亦不能代替佛經佛學。

我說佛理及其宇宙學與現代科學接近，這是出於研究觀點的比較，並沒有讚佛學而抑科學之意，也無崇科學而抑佛學之心。我只是將兩種學問作一比較，我的目的自然仍是在闡揚佛學。學佛的目的在於修行及自度度人，而非研究科學做科學家。但是，先認識科學，及先從科學的宇宙學與佛學的宇宙學之比較入手，對於學習佛理，我感覺有很大的方便。佛理是觀察宇宙萬物之物理而得的真理，並不單純是觀察人心與行為而已。而人心與行為也實在是宇宙的一部分，脫離不了宇宙法則。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強詞奪理地說人會超出宇宙，更沒有任何理由硬說佛教只是人間的佛教而與宇宙無關。若果佛教只是人間的佛教，那麼佛經內何必本本都記載佛陀及諸佛普度三界各途眾生？為什麼要提及佛陀說法，天人鬼神各界眾生都來聽法而得開悟？乾脆把佛陀說成孔夫子周遊列國講學，只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就夠好了嗎？有些人硬要剔除佛經內的宇宙學及超自然事蹟，這是不可解的愚昧無知，如果佛陀只講修身治國，他又何必先從宇宙學開始說法呢？

佛陀當日要以幾百萬言來解說宇宙，顯然是佛陀希望弟子們先從認識宇宙入手。明白了宇宙真理之後，更容易瞭解佛教哲理與修行方法和佛教的目的與目標。也顯然可見佛陀並沒有教人捨棄科學上的求知。相反地，佛陀說法是以科學真知作為基礎的。不幸地，今日的學佛人很多受了黃老「絕聖棄智」思想的影響，加上用曲解的儒家觀念，以及膚淺落伍的原始科學觀念，妄自否定宇宙中一切他所未知的真理，指斥佛經內的超自然現象是「迷信」；或者矯枉過正地聲稱「佛學不需要科學」、「佛學是超越科學的」；或說「佛經不能成為科學教科書」、「學佛不需要知道科學」、「佛學不等於科學」……凡此都是自己封蔽良知的愚昧！

這裏蒐集的二十一篇拙作，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兩年期間，在香港「內明」月刊陸續發表的。承蒙該刊主編沈九成居士，每次均賜予卷首第一篇地位刊出，榮寵有加，足見沈居士重視用科學新知來闡析佛學，令我衷心至感！

在我創作及發表期間，我所獲的反應是毀譽參半，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樣，都是最遭抨議的。有很多讀者，包括海外的科學界學者與非佛教徒在內，很熱心來信指教，使我獲益非淺。同時，我也受到不少抨擊。奇怪的是，大多數來自一些學府的佛學學者，他們主張只可從學術觀點和哲學概念上來研究佛學；說我不應該以信仰為出發點，和從科學角度來探討闡析佛理。這使我感到很詫異！另外，又有些人在報章上發表文章，連續抨擊我不懂西洋哲學與邏輯學，不配講佛學，這也是使我詫異的。

佛學的理則學與因明學，根本是種結合東方哲學與宇宙科學的另一思想系統，並非西洋的唯心哲學與唯物哲學或邏輯學所可以分析瞭解的，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根本上就是如橘子與蘋果之不同，怎麼可以用橘子的味道去批評蘋果呢？至於西方的邏輯學，固然是西方思想的推理方法，不過，若認為西方邏輯學就能解釋宇宙萬象，恐怕未免太不夠了吧？西方的科學界，倘若事事墨守西方的哲學觀念與西方宗教信仰，今天是否能夠達成那麼多

的科學突破發現與太空宇宙認識，則尙屬疑問！可能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吧？

種種嚴厲的抨擊，都不能改變我對佛教的信仰和我立心從科學闡釋佛理的衷願。這是要感謝家慈張鳳儀女士的！她所受正式學校教育無多，初中而已。但是她不斷自修，她每天讀佛經，看佛論，閱讀各種知識刊物，陪同我觀看西方主要國家的電視科學新知節目。她瞭解我的論文，她不斷地教我不計毀譽、勿怯勿退；她時常鼓勵我勤學精進，追尋佛學與科學、哲學三方面的交叉真理；她鼓勵我將這些論文繼續寫下去。佛恩與母恩都如此深厚，我是多麼幸運啊！也多麼感激啊！當然，我會一直向著這個方向摸索前進的，我將會寫作更多的從科學角度探討求證佛理與宇宙真理的這一類型的論文。

天華出版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及夫人，對我的鼓勵也很大。這種論文集子，不可能成爲熱門暢銷書。可是李先生及李夫人不計成敗，不以牟利爲目的，不惜鉅資發心來出版發行這本論文集。這也是我所深深感激的！天華公司同仁們十分細心地爲拙稿校對多達十餘次，爲我查對佛經及國內科學資料，校正錯字，種種辛勞，也是我心深銘感的。

讓我再覆述一次：佛學並不等於科學，科學的發現也不等於佛學。但是，從認識科學的新知入手，的確可以更容易深入瞭解佛學與佛理。佛學與科學有相通，也有可以互相印證的真理。用科學來印證佛學，在我認爲是一種學習佛理與科學兩得其便的途徑，我個人在這樣的研究中獲益不少。

佛學、科學、哲學三者都是尋求宇宙真理的學問，都是相通的，互相補益的。沒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尊此抑彼，更沒有理由執此排彼。

在這三方面，我的知識都仍是太淺陋的，現在先嘗試做科學與佛學的印證。做這樣的比較研究，確實是力有未逮，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致力於深入的研究，以揭開宇宙的真理，更有益於修行及邁向崇高昇華的理想目標。

（上接第23頁「肇論淺釋」）
來問婉切，難爲郢人。

你的來問，辭甚婉，義甚切，這可使我好像郢人一樣的爲難了。莊子有說：有一郢人以白粉污在鼻端，污點很微細，若蠅翼，使匠人拿了斧劈去這污點，匠人拿斧劈去，呼呼有風聲，郢人聽他劈，粉污劈去了，鼻子沒有傷，這郢人站着面不改容，這郢人和匠人都是很難爲的啊！

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酬來旨耳。

僧肇很自謙的說：我的思想很粗淺，沒有深入精微，又是不善於用筆寫文以達意。況且最高至極的道理，是無言語可說明的，任你怎樣說，說出來總有乖於義趣，說啊說啊說得不停，終究有什麼可以辨明呢？姑且用些不很確當的話，表示表示以酬答你的來意吧。

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還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

你的來書說：所說聖心冥符寂滅。道理至極，即同於無，所以雖處在有名的事物之中，也還與無名同，這理極同無的道理，太深奧了，固是一般人所攪不清的。

以此爲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可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異乎？

僧肇說：你既知如此，即可以此懷在心中，從此自可忘其言象之表，而內得其意，使方寸之中，取得決定。還有什麼因各人情見的種種不同，而謂求聖心有不同呢？

方寸即心，古人以精神的心，處在肉團心中，故精神心與肉團心同名爲心，肉團心在胸中的地方只方寸，故以方寸指心。此是僧肇總答，意謂知理極同無，即可於此忘言內得，何求聖心之異，以聖心不同於凡心，故說聖心有異，若求聖心之異，又是執有，而非理極同無了。

（未完）